

中国母亲的雕像

□张德祥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可怜天下父母心，最为可怜是娘心。娘者，女良也！良女也！可以说，不是良女，很难胜任“娘”的职责，也很难当起“娘”的名分。人人都有娘，知娘有几人？知娘知多少？常言道，母子连心，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母亲的心自然是连着子女的心，子女的心是否也必然连着母亲的心？未必。因为我们生活中忤逆不孝、苛待父母甚至敲诈父母的事情屡见不鲜。如果我们还没有认真地理解过母亲，就看一看电视剧《娘》，真正地理解一次。如果不能真正地理解“娘”，可谓是不及格的儿女甚至枉为儿女。

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能塑造出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甚至创造出艺术典型，这典型人物活在文化史上，成为一种性格、一种人格的“共名”，成为一种文化内涵的形象符号。比如李逵、王熙凤，比如猪八戒、阿Q，比如林黛玉、薛宝钗等等。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与家族为单位、以伦理邻里文化为轴心构成的社会，爹和娘是这个大厦或小家的支柱，是主角。那么，文艺作品对这一对主角是如何表现的？创造了哪些艺术形象？哪些爹娘形象最具有概括力、代表性？谁最能体现普普通通成千上万的中国爹娘的形神与本色？就爹的形象而言，万

千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概括力和典型性的莫过于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这位“父亲”就是最具有中国特性的“爹”的形象，山河日月泥土以及汗水辛劳艰苦都写在脸上，那古铜色的脸上纵横交错着的皱纹就是汗水冲刷出来的山河，这位父亲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名和字，他的名字就是“父亲”，就是“爹”！见到这位“父亲”，不由得就会想起自己的爹，想起中国的历史，想起中国的劳动人民。可以说，这幅作品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的高度凝结，是天下苍生的形神写照。立此存照，历史昭然，人民昭然。那么，哪位母亲的艺术形象可与这位父亲媲美？历史演义中有岳母，有余太君，小说中有贾母，但这些母亲离我们老百姓太远了，她们高高在上，要么有些“神”气，要么有些“贵族”气，惟独缺少泥土气烟火气平民气。看到52集电视剧《娘》中所塑造的这位“娘”，使我一下子想到了油画《父亲》，说明这两个艺术形象之间有相通之处，接地气，有热度，浓烈的人间烟火味扑面而来，他们在艰难的生活步履中走出了生的沧桑，也是岁月的年轮一层层染色刻画出他们厚重的形象，泥土般朴素，大地般坚实，老树般苍劲。这位“娘”，片头出现时的素描，剧终时坐化为

一座雕像，仿佛就是中国母亲的雕像，一种只问操劳不怨命、宽厚坚强、大度慈祥的意象油然而生。这位母亲虽然有名字，但谁也不叫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都叫她“满仓娘”“谷雨娘”。孩子们都叫她“娘”，无论是不是她亲生的。她的人格就是普天下娘的情怀的汇集。她不伟大，但她博大。圣人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她不识字，她不知道圣人说过这样的话，但她做到了。她没有文化，但她知荣辱、明大义，忍辱负重。她宽容大度，但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宽容，相反，她有自己不可违背的为人处事原则，这原则不是利益原则，不是阶级性原则，而是人伦道德原则，是善的原则，是母亲对儿女的爱。所以，她收留了栓子母子，她抚养了孤儿端午，她救了地主家的女儿灵芝，她不回避与金斗娘是亲家，她不原谅端午的告密行为等等。无论社会如何变化、时局怎样嬗替，她始终如一，心性使然，真朴本色，可亲、可信、可敬，人格魅力由此而来。斯琴高娃把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而又不着痕迹，真实生动，气韵饱满，无过无不及。可以说，她几乎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生活，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在这里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统一。这个“娘”的形象，是斯琴高娃的表演对电视剧艺术的一个独特贡献，无疑是她的表演艺术所达到的一个高峰。

典型人物是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出来的。“娘”这个人物形象是传统的，是传统农业社会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人物，这也是我为什么把这个人物形象与油画《父亲》看做是历史之凝结的原因所在。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很难孕育出这样一种地母一般情怀的“女娲”式的人物了。所以，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必须是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中。不得不说，这部作品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环境与背景营造得真实，从村庄、院落、屋舍，到家具、道具、服装、色调、人物造型等等，可谓逼真，为人物的情怀、性格、境界以及矛盾冲突提供了环境依据，构成了真实的力量。

当然《娘》剧不是没有缺憾。情节上，前半部紧凑而后半部松散，后边有些情节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篇幅过于冗长而有失凝练；过多的头绪还没有完全融裁到有机的戏剧结构中，而是依赖巧合来弥补，损失了情节的整体逻辑力量。但无论如何，从这里还是走出了一位富有历史纵深感、富有大地一样情怀的“娘”，我从这个艺术形象上感受到了中国国气的某种元素。

母亲与中国：电视剧《娘》的意义

□张颐武



电视剧《娘》通过一个大家庭的命运表现了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中的中国人的命运。这部电视剧近乎所谓“长河”叙事，是对于一个家族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做了深入和丰富的描述，从一个家庭，一个母亲的命运和际遇，感知中国的命运和际遇。这种情怀使得这部电视剧绝不仅仅有曲折的情节、复杂的故事和多舛的人物命运，而是一种博大的胸怀，一种来自于古老文明内在的底蕴和深厚的精神积淀。

《娘》一开始，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日本侵略摧毁了原有的生活秩序，也动摇了乡土中国固有的权威和传统，“娘”和她的家庭面对着严峻考验和不同抉择。国家不仅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不仅是传统的“文明国家”的存在，抗日战争将现代国家之间的现实直接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无论在中国的各个地方，你会发现被侵略让中国的全民抵抗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家家户户，各村各寨都开始思考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关系每一个中国国民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这时，“娘”的登场足以让我们感受到中国的力量所在。在这里，“娘”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母亲，而且还能通过许多情节表现和刻画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普遍意义。她照顾他人的孩子，承担痛苦和误解，直面苦难和艰难，但却始终体现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娘”既守候生命和关爱后代的生命，也守候着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和精神高度。“娘”的话语朴实，又有一种顽强而坚毅、灵活而乐观的境界。她承受着苦难，支撑了自己的家族和整个社会。她在复杂的环境下常要做艰难的选择，而她确实践行

了中国儒家的价值观。她为国家、邻里、家庭付出一切，却依然对人生抱有乐观的态度。她不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苟活的卑微生命，而是在平凡的人生中透出了生命最美好一面的人。

由“娘”的刻画，我们可以看到，在电视剧中，“娘”就是中国母亲的象征。在现代中国，母亲常常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这部电视剧就是通过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们的生活群像，表现了现代中国在艰难寻求和跋涉的路上所具有的价值高度和精神力量。中国母亲“娘”所展现的精神境界确实让我们感动。她为她的孩子们无私奉献，她在大事大非上的选择总是呈现了一种境界。“娘”可以说是一个原型人物，她身上集中了中国母亲和中国精神传承的深刻内涵。她所展现的是现代中国在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价值高度。中国人虽然承受苦难，却始终以德报怨，诚以待人。中国人虽然付出牺牲，却始终扶弱抑强，不畏强暴。中国人虽然奋力崛起，却始终和而不同，寻求多样。这些价值观正是现代中国留给我们的崇高精神遗产。可以说，现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奋斗和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一样，都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像“娘”这样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中国母亲，正是现代追求中价值高度的最好体现。“娘”身上的美德既是传统中国美好一面的集中展现，也是现代中国人价值高度的体现。人们最近在讨论“中国梦”和

“中国模式”的问题，认为中国今天的崛起和繁荣，固然是几代人含辛茹苦奋斗的结晶，其实也是中国文化和文明滋养培育的结果。中国的崛起不是新的国家霸权的崛起，而是一种具有价值高度文明的崛起。中国人一百多年的奋斗会为世界提供新的梦想、新的模式。

从《娘》这部电视剧，我们应该看到，电视剧当然可以有娱乐的题材或取向，但同样需要有对于中国国价值观的守候，对于中国大历史的反思，对于中国人美德的肯定和对于问题的揭示。这些对社会发展都有重要的价值。电视剧虽然是大众文化，但它对于民族精神的坚守，对于中国价值的叙述都会留下来，让社会在全球化和网络文化中健康成长，让中国历史上最富裕和眼界最开阔的年轻一代受到触动，让他们体会到20世纪中国人的艰难，让他们理解前辈们曾经承受的苦难。这部电视剧其实展现了中国梦的光彩，因为这位中国母亲将人类最宝贵的东西赋予了我们的社会。这就是爱、担当和希望。这些价值在今天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珍贵。因此，《娘》触动了我们的心灵。

贴着人物来写

沈从文曾在联大课堂上说：要贴着人物来写。这句话说来容易，做来艰难。面对笔下一个甚至没有原型的人物，对他或她的职业学历年龄长相家世成长环境，是起码的要求，更重要的，或许是如禅宗公案所言，倒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人物，当然包含了创作者的价值选择，但在创作这一人物时，却需要抛开先有的想当然设想和人物的言行应对，都必须按照人物的生活逻辑加以表现。

《娘》的原初设计，当然是为了歌颂母爱的宽厚博大，所谓“母爱的史诗”。但是不管是最体现这一点的满仓娘，还是作为对照与陪衬的金斗娘、栓子娘、程天瞳，以及谷雨、穗儿、端午，都不能写成伟大光荣正确的母爱模特，她们应当各有各的言行逻辑。

例如，在抢粮事件中，金斗娘坚持的是财产私有原则，她最重要的心思是保住粮食，对于儿子金斗为了面子不惜伤及乡邻关系提出下跪惩罚，她再三表示不赞成；栓子娘在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下，默许了儿子的抢劫行为，她并不认为自己占理，但她愿意为了儿子与同伴的生存付出名誉甚至生命的代价；满仓娘既不认可抢劫富户的行为，但也不忍强求栓子一行归还粮食，她只好牺牲自己与儿子的名誉，当着全村人在金斗家门口下跪，用这种隐忍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乡村财富(粮食)的平衡与流动。

这些人物形象是虚构的，但因为创作者贴着人物写，让人物按照自身的处境身份说话行事，让观众能够认同人物的虚拟真实性，甚至可以设想“潜在的情节”，即当每个人物面对作品中并未描写的生活情境，会呈现出何种的反应，整个故事于是经由人物带动，而非仅靠情节。进而，这些大小小或详或略的人物，共同完成了乡村日常生活的想象性重建，观众似乎能够感受到这个具体而微的乡土社会浓浓的熟人氛围中的名誉与利益之间的自我调节机制。

这一声娘喊了五千年

□杨早



写活一个人物，就能写活一种气氛；写活一批人物，就能写活一个社会。这条创作法则，在《娘》里再次得到了验证。

苦心经营的随便

苦心经营的随便，是汪曾祺对自己小说结构的总结。这句话的重心在于“随便”。

按照某种分类，《娘》不属于“情节剧”，而属于“主题剧”。因此，它的结构编排，适合让人物的命运，随着时代的突进与转折，在一件件大事小事的冲击与回应中随波浮沉。事实上，《娘》中的人物，没有一个能丝毫影响历史的走向，也没有什么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所有人都是被历史绑架的个人。他们

平凡的故事，折射着千千万万中国百姓的家族往事。你走出门，坐上车，经过街道，驻足城镇，随处都可以遇见这样的人家，这样的人生。

因此，《娘》着力于服饰、道具甚至文字，效果便是洗涤人物身上的当代气味，以斯琴高娃为首的演员群，追求“不演而演”的生活化演绎，都让《娘》透露出一股随随便便的气息。

所谓苦心经营，是将生活中纷繁散乱的细节，提炼成表现力最强的场境与画面。这方面《娘》并没有少下功夫，人物性格的对立，情与理多重的冲突，尤其借助人物让观众揪心的命运，让情节的推进始终吸引观众追问的目光。不过，已有多篇评论指出，过多的偶然与巧合，让《娘》稳静平和的叙事策略之后，透出了几丝“太像戏”的躁急。这或许是《娘》最大的薄弱环节，或妥协之处。

传统家庭伦理的再思考

整体来看，《娘》笼罩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光辉之下。甚至不同家庭的命运走向，都带有强烈的喻意。远比满仓家富足的金斗家，因为母亲的缺乏教养，儿子当上了汉奸，最终与母亲一起捐生，女儿虽然心地善良仍然命途多舛；比满仓家穷苦的栓子娘，无法阻拦儿子抢粮，也无法阻挡他回归中央军，也种下了日后家破人散的恶因。只有满仓娘，依靠她合“礼”也合“义”的传统伦理逻辑，护佑着所有子女平稳而安谧的人生。她的亲生子女中，受难者都是命运悲剧，而非性格悲剧，被她的母爱光辉照耀的其他后辈，也总在“听娘的”的信条下获得某种救赎。

而这位了不起的母亲，并非革命叙事中进步母亲的又一翻版，相反，她总是声称“我不懂政治”，对她的不熟悉甚至不理解的新规则，也总是以“娘给你惹麻烦了”化解矛盾。《娘》以相对恒久的家庭伦理关系，面对并消解着大时代的激烈冲突与无所适从；以对满仓娘辐射式伦理亲情的大肆书写，替代了曾经是垄断性的革命或国族叙事，它甚至故意在家族史的书写中设置了代表宏大叙事与国族情感的父亲角色的缺席，从而将与中国式母爱为代表的传统家庭伦理抬升到一种超越时

代、地域、文化、政治的高度。

为了体现这一点，主创者甚至有意回避了时代大潮的观念、行为、环境变化对于满仓娘个人内心的侵蚀。40年翻天覆地的往复变异，只有满仓娘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坚守着亲情第一、绝不为恶的伦理底线。正像片尾曲中唱的“这一声娘喊了五千年”，漫长而稳定的中国乡土社会，正是依靠这种亲密相守的差序格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己及人的伦理法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维持着运转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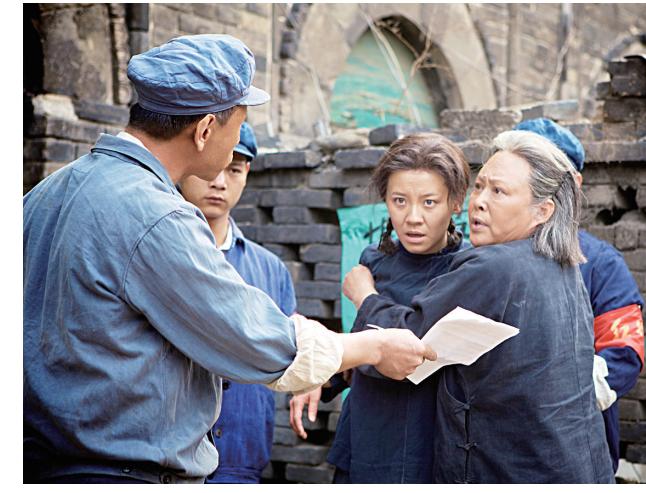
不过，《娘》并非只是抽象的概念化叙事，它由大量的故事与细节构成家族史的图景，而且如前所述，贴着人物写的创作方式，让《娘》避免成了某种思想的传声筒，即使于其明显张扬的传统家庭伦理，亲切的叙事仍在各种的裂隙中透露出了淡淡的反思。即使是最成功代表传统家庭伦理的满仓家，在儿女对母亲的恋慕之外，满仓对于婚姻自主的坚持，穗儿对母亲把她的婚姻当做家庭粘合剂的抱怨，端午与新四在时代“革命”观念冲击下对传统伦理的背叛，都传达出理应且实际存在的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困境。

“五四”将中国传统家庭作为万恶之源加以批判，正是看到了这一困境，但并不意味着“五四”新文化的药方就当然正确。相反，梁济以殉身表达的对民社会破坏传统伦理的抗议，却总能在革命和进步叙事的重重压迫之下顽强地抬头，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国社会伦理体系重建不可忽视的资源。

反过来，传统伦理的坚守亦不意味着故步自封一成不变，《娘》在剧本展示了母亲自我的恢复；她在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也无须被提及的闺秀“孟玉凤”，在商业社会居然堂皇地成了凉茶品牌，借由这种转换，一生为儿女奉献，甚至自许为“当娘的都是贱骨头”的满仓娘，也在新时期广东找到了家庭之外的个人价值。一部电视剧，不可能回答“伦理重建”如此巨大的课题，但可信的生活逻辑、生活流的叙事方式、去表演化的人物刻画，却让《娘》这部电视剧展示了大历史中家庭生活的现实面貌，也为观者重新反思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兼容与冲突，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

“娘”文化的价值与反省

□尹 鸿



电视剧《娘》大而长，确实是一个史诗的框架，但是它又非常特殊，因为作为电视剧，它以这么长的大篇幅写以“娘”为核心的家庭故事，它又给了一个50年以上的年代跨度，实际上该剧是以家来写一个国家半个世纪的故事。所以一开始起点视野和野心都是很大的，目标树得很高，既要是一个好看剧，同时要在年代跨度当中象征一种历史或者是指一种文化。当然这样一个大的跨角和视野，使得它人物众多，而且人物的差异也很明显，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体系的事件。

“娘”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符号。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最核心的也是被历代统治者打造出来的文化是柔性的文化，以“娘”为代表，它充满宽容、包容、爱、关怀、柔软，能够包容美和丑，能够容忍一些恶，甚至是用善的方式和爱的方式去包容。母爱总是用一种可以容忍一切的方式去接纳这些东西。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国文化的劣势在于包罗万象的善，像母亲一样，只要是自己的孩子，都可以犯错误，娘可以批评他，但是最终我们一定会接纳他；孩子走多远，只要他愿意回家，我们都会让他回家。这种文化应该说在这部剧里体现得非常鲜明，在半个多世纪的史诗当中，他出去了，只要他愿意回来都可以回来，骂几句还是自己的孩子。《娘》为什么引起观众的共鸣？它在文化上的亲密性和共鸣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给我们带来了对文化的认同。这是它的文化特点。

《娘》在艺术上也有很多特点，比如人物的性格都很鲜明，有三代母亲的形象——从满仓娘、栓子娘一直到后来的灵芝等等，这些母亲的形象应该说各有特点，然而她们的个性都是忍辱负重，都是包容、爱、演员对于人物情景、人物状态的体现都非常好。这个剧是以家为体的，开始体现的是孟家和满仓家的冲突，而且还设置了栓子娘带来的栓子这样一个不是家人、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又在家庭当中生存的人物，可能还加上一些像端午这样在极端状态下成长的孩子，作品试图增加家的人物关系的复杂性，使它能带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家族故事，应该是做了很多戏剧上的铺垫，才能够演绎出这么长的故事。因为通常来讲，让家庭故事有一定的社会覆盖面和辐射面，让一个家庭承载半个多世纪的故事，会有一定的难度。过去的长剧大都是家族故事，写一个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但是这个故事又希望涵盖的社会宏观面更宽阔，所以又设置了一些情节，应该说戏剧性很强，但是过多地依赖偶然和巧合使使得故事的戏剧性可以延伸，但艺术含量会相对地受一点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过多地依赖最简单方式的戏剧性。偶然和巧合是戏剧性当中相对来讲技术含量高、艺术含量比较低的一种手段，当然这么长的剧不依赖这种艺术手段是不可能的，但是过多地依赖艺术手段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到艺术品质，影响的某些方面会让你觉得是天衣无缝的感觉，是顺理成章的感觉。比如说孩子丢了，要瞒着他很多年，要设置太多方式让他不知道，当然唯一的好处是那时候战火纷飞，我们也可以理解通讯设备太差，能见一次不容易。

当然好在演员在规定情节中的状态和表演都很到位，所以即便在偶然巧合的状态下，也能让观众忽略掉情节上带来的某些人为感觉。因为人物立起来以后，观众会接受人物的状态，会忽略情节上一些相对的牵强。包括最后一场戏，它在情景剧中包含了很多的文化象的冲突，这场戏不仅是半个多世纪的家庭的回顾，同时也是对于母亲和四个孩子们，以及捡来的半路得到的孩子们的情感关系的一个回顾，一家一家数来。当然最后的结局也非常精彩，到了最后，娘惟独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碗饺子，也是在写大爱无私的状态。当孩子们意识到要回报，要从自己碗里拿一个饺子给母亲的时候，母亲已经在休息了。这个话也没有明说，但是无论怎么去理解，实际上母亲已经把所有都付出了，不需要孩子们回报。这显示了该剧很强大的文化指示性，因为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祖国与个人关系的反映。祖国在哺育这些孩子——包括不断犯错误、不断糟蹋母亲的孩子，但可能享受不到孩子们的回报。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过得真是乱、苦，家家都有一本念不懂的经，靠母亲(娘)的巨大胸怀，在支撑着孩子们的折腾，不管是正的、反的。在此我想探讨一些价值观的问题，因为一部戏看下来，似乎无论正反，到了最后什么都是浮云，只有娘是真的，只有家是真的，只有娘的胸怀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容纳你的，只有家的文化、家的价值才是至高无上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是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情感上想同的方式，但是我始终觉得，如果在广东出这样的剧，是不是多少应该有点历史的反省，多少有点距离。对“娘文化”，我觉得我们对它的爱、赞赏、敬佩过于靠近，我们过于失去一点历史的反省。我认为，中国文化如果再回到“家文化”当中去，这100年就白干了，我们“五四”运动到现在是想把家文化解放出来，使人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以此建立民主的平等的公民社会。如果我们因为这100年的折腾又回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曾经反对的东西上面去，我们又回到“家是至高无上的，家的爱可以超越一切”，我认为它始终会带来误区。当然我们歌颂它道德上、伦理上的伟大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在理性上也仍然认为只有它才是浮云，那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其实都跟这个有关。在中国，为什么血缘关系成为衡量一切的准则，而不是社会公平性是我们的准则，这跟文化支撑有关系。从道德上来歌颂娘没有问题，但在理性上应保持一点张力。事实上有些时候因为娘的爱也使得一些孩子走到误区，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爱而带来的问题多得很，尤其是在家庭问题当中。

娘是很伟大，但是这个伟大当中仍然包含了很多值得思考、反思的问题。我们不要求每一部作品都这样，但是如果从更高的角度去思考，也许广东的电视文化，在整个文化当中会有它自己独特的地位和独特的价值。

电视剧《娘》笔谈